

负重
◎陈顺源

领悟一株梅

◎王丽薇

窗外寒风凛冽,几枝寒梅在风中摇晃,未开放的花苞仿佛在瑟瑟发抖一般。我看着窗外的梅花,轻轻摇了摇头。又刮起一阵寒风,呼啸着冲进屋内,将冰封的回忆带给了我;交叠的重影逐渐清晰,再次睁开眼,已是多年前的一个冬天。

很难得地下了一场雪,积雪遍地都是,寒冷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在家中搓着冰凉的双手,偶尔探头看看窗外的雪景,望望不远处的一株梅,梅树枝上尽是积雪,将未开放的梅花盖得严严实实。已经不会再开放了吧,这么冷的天,我这么想着,不禁遗憾地叹了口气。

杜鹃

◎低眉

杜鹃不是我喜欢的品类,跟美丑无关。主要还是它的花瓣,杂色,不纯粹。春鹃、夏鹃、东鹃、西鹃,玫红、粉红、嫣红、姹紫、樱桃红、白粉,我认识的杜鹃种类,无论什么颜色,张开的花朵总有那么一瓣洒出了点点,像一些雀斑。这使得杜鹃天然拥有一种羞赧的神情。我不喜欢羞赧的事物。何况这个雀斑美人正带着羞赧的神情密切地关注着你。

从前,我以为杜鹃是一种鸟变的。子规啼血,啼到后来,染红了花瓣,于是被命名为杜鹃。这当然是我的想当然,也许是因为鹃这个字的鸟字旁。杜鹃鸟不是望帝变的,杜鹃花也不是杜鹃鸟的血染红的。中国人的传说有各种各样的想当然。

直到有一天,我读懂了紫鹃。红楼梦繁漪般涌现的场景里,有一个灿亮如浪花儿的人:紫鹃。这是我最喜欢的红楼人物。

且不说黛玉宝钗、元迎叹惜、末世凡鸟王熙凤,也不说一言不合便立起两个骚眼睛来骂人的晴雯,以及命运坎坷、心地纯善的香菱,单说十二副钗里的四个贤惠丫头:鸳鸯、袭人、平儿、紫鹃。

袭人只看上去贤惠,做事情也是一等一的细致,可作为拿工资的职场人,这本就是她的分内事。最关键这个人的价值观和自己的老板背道而驰,而且人品不好,背刺贾母,投靠王夫人,要挟宝玉,攻讦黛玉,告密晴雯,为自己谋席位,贼喊

第二天早晨,我仍留意着那几枝寒梅,走到窗边一看——果然还没开放啊!殷红的花苞躲藏在雪中,一点红色在无瑕的白中若隐若现,但紧紧合拢的花瓣却像美人紧紧按捺的心门,不觉令人感到沮丧。这调皮的冬之精灵,却将严冬那仅存的一点生气,用白雪给掩住了!

又过了两三天,可那几点红色,却偏偏不愿展露美貌,日复一日地躲藏着、逃避着,我已经彻底不抱希望了。

一天傍晚,我回到家,猛然嗅到了一丝幽香,细微的、小心翼翼的,却不卑微的幽香。我心中一动,快步走到窗前,扒住窗沿向外一望——

捉贼。袭人的袭,不是花气袭人的袭,而是袭击的袭。和袭人同事,会令我后背生寒。这个人是最厌恶我的红楼人物。

我也不喜欢平儿。清俊、善良、冰雪聪明、积阴德,平儿似乎闪闪发光,是一个极好的贴身秘书。但这个人有个致命弱点,议论领导隐私。王熙凤的下红之症,她和袭人讨论。就这一点,拉低了在我心目中的位置。真正的忠诚,是守口如瓶,尤其是不透露别人的隐私。别人议论是别人的事,我不议论。

贾府的刁奴们谁当这个管理者都够他喝一壶的。最好的治理模式,并非王熙凤严刑峻法、平儿滋补温情。设若王熙凤主奴风格互换,平儿铁面无私、王熙凤宽厚滋润,也许局面又有不同。

种种迹象表明,平儿不是忠诚于王熙凤,而是忠诚于她自己。可以允许她做自己,安慰尤二姐,遮掩玫瑰露,都可以。但有一条,做自己能不能再立人设。平儿未必就完全忠诚于王熙凤,也很难说她就肖想主母之位。可惜《红楼梦》只有八十回,我们没有见识到王熙凤势尽之后平儿的表现。

再说鸳鸯,比袭人、平儿又稍好些。打狗需看主人面,作为贾母办公厅主任,鸳鸯地位崇高。除了偷出贾母体己给王熙凤搞钱之外,至少在前八十回没见过她有啥污点,但也没见她有啥闪光。不要跟我说拒

很有生气的红色于枝头怒放着,花蕊内那一点黄色,和红色相呼应着,多么美的一幅画面……风吹过来,带着那醉人的香味,直飘入我心里。

希望破灭的失望,在那一瞬间被消解,春天仿佛已经蓄势待发。梅就是这样,在冷冽的寒冬酝酿着一份甜蜜、一份思考,一瞬间,一刹那,便是永恒的真谛。这份梅花的礼物,需要用心去慢慢领悟。

回忆的残片,在同一株梅树的启示下重新拼凑;闭上眼,得到那宝贵的宁静。风停了下来,梅也将怀抱着那份思考重新绽放了吧。慢慢领悟着,慢慢等待着春天。

绝贾赦是她的亮点,一个日落西山的上市公司,忙慌慌地入股、入坑,还不如无债一身轻呢,谁是傻子哦。

只有紫鹃,是我最喜欢的人。紫鹃踏实肯干,从贾母身边到黛玉身边,紫鹃不因自己是后来者就用摊子、擢挑子。她积极融入黛玉团队,事无巨细,工作勤恳。

紫鹃细致体贴。黛玉的冷暖在她心上,大雪天使小丫头送暖手炉给黛玉的就是她。

紫鹃睿智忠诚。黛玉敏感多愁纤弱,还有点爱使小性子。紫鹃的忠诚不是一味顺从、惯坏、宠溺。紫鹃是懂黛玉的,总能审时度势,诚挚进言,说到黛玉心坎里去。紫鹃是有智慧的,且忠诚,是一个顶配。

紫鹃有牺牲精神。为了黛玉的幸福,紫鹃铤而走险,试探宝玉。在紫鹃的刺激之下,宝玉发了痴病,黛玉责怪紫鹃,袭人急于找到背锅侠,也来找紫鹃算账。紫鹃不分辨、不推卸,一力承担。

紫鹃有职业操守。宝玉大婚,她拒绝了王善保家的要求,自始至终守在黛玉身边,不为自己谋后路,其心可鉴!紫鹃本只是一个丫鬟。活着活着,活成了黛玉的闺蜜。又活着活着,活成了黛玉的姐姐。愿天下紫鹃皆被善待!

后来,我慢慢就喜欢了杜鹃花。杜鹃啼血,哀哀而绝,红到极致,便是紫。空镜头的人间世,谁获得了友情,谁相遇了紫鹃。

被高举的栾花

玉兰
一瓣

◎吴翰

十六根罗马柱、一弯半月形拱门,这座哥特式的凯旋门的二楼便是城东街道北郭社区。

桂花树、栾树依次站在北窗下。秋风起,叶黄而落。栾树的花从树顶落到路面,随着一缕风,枯蝶般散落在地上。从凋零的花瓣上走过,软绵绵的,簌簌有声,归途变得温暖可亲。

南通中房物业也坐落在社区楼下。每逢周二下午,一群拎着编织袋、提着小坤包的大妈,跟过节一样有说有笑地往二楼去。

隆隆足音静止,轻轻的电子琴声悄然而起。

二楼社区活动室里,几十张全神贯注的面孔无一例外地凝望着台上一位老先生。九十岁的老先生面孔清癯、姿态优雅,领唱的正是当下最流行的《花妖》。

“君住钱塘东,奴在临安北。”老先生修长的手指落在琴键上,美丽忧愁的江南女子一袭汉服,撑柄花伞涉水而行。

“一种相思,两地闲愁”的剧情,顿时勾起人们对年轻时的爱情的怀念,原本黯淡的眼睛焕发出奇异的光芒,皱纹瞬间神采飞扬,一副“庄生晓梦迷蝴蝶”的陶醉状。

曲终,老太太们仿佛从黄粱美梦中苏醒,老先生也是笑到眼睛消失。

老年活动室外,栾花开至荼靡,调皮地飘进窗内。家住北郭东村的赵奶奶从肩膀上捡起一朵枯萎的黄灯笼,放在手心摩挲了一番,叹息一声,我知道,她想起远方的儿女了,年轻的儿女不就是离开母亲的一朵花吗?

下午四点的阳光柔和,栾树花互相摩挲着,发出悦耳的声音,上方天空被太阳的余晖和晚霞绣成一朵巨大瑰丽的凤凰花。

活动室隔壁,四个老人斗地主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工作人员贴心地俯首低问:“身体怎么样啊?上周发的点心好吃吗?您的点心几号送?”言辞不多,对于孤独逐渐成为主旋律的老人而言,就是一次关怀、一次拥抱。

“下周,下周。”老先生的眉毛、嘴角开心地翘成了一弯月牙。“你说和谁一起吃点心最开心?不是我一个人哪,和孙子一起吃最开心!下周孙子回来!”不知是感动还是开心,老先生抬起袖子开始擦拭眼角,嘴里嘟囔着:“党和国家好哪!好哪!”

看见大伙都在忙,老先生欲言又止地慢慢走下二楼。

周三,活动室变成智能手机使用讲座,三五个网格长一对一、手把手地教一屋子老人使用微信和视频。

周五,中医院的医生来了。听诊、开药的同时,和老人们促膝长谈,仿佛一对老友……

秋风又起,叶黄而落,枯萎的栾花依旧被树梢高举。有风自南吹来,歌声和着电子钢琴声,奏成最美的人间烟火。

心窗
片羽

灯下
漫笔